

如此皇軍



漢口羣力書店出版

如 此 皇 軍

所 版

有 權

實 價 每 冊 二 角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版

編 者 方

漢

口·保成路長樂里二號

肇

出 版 兼 發 行 者

羣 力 書 店

總 經 售

黎 明 書 局

漢 廣 軍

口·江漢路聯保里
州·惠福東路惠新西街
慶·榮家巷二十九號

經 售 處

上海雜誌公司
生活書局
新民圖書雜誌社
華中圖書公司
香港世界書局
北新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序

亦如之天下興亡

正未有表一每位書年

各書室見能才英王象不

世古自比方戶也而指

之能此耶書其力為華美。

如此皇軍

目次

- (一) 皇軍的真相……………一
- (二) 三日皇軍……………一〇
- (三) 恆雄從軍去了……………三三
- (四) 一個俘虜的口供……………四二
- (五) 敵兵陣中日記……………五〇
- (六) 敵軍怕死的心理及其傷亡……………六三
- (七) 思鄉與迷信……………七〇

(八) 敵人的殘酷行爲.....	七四
(九) 對我軍的評價.....	七七
(十) 敵人後援的情形.....	八〇

皇軍的真相

美國 Esquire (十一月號)

常陸軍的象徵

皇軍的真相

美國 Esquire (十一月號)

常勝軍的象徵

日本的軍部代言人不斷地向全世界宣傳，他們的軍隊乃是所向無敵的常勝軍。並把他們的優點——忠君愛國、勇敢耐苦等，說得天花亂墜。但在實際上

，日本的「皇軍」究竟是不是這等有價值的呢？

#MOLDOBY U

據「一九二二——二六年日本」的著者 A. Morgan Young 記述，當一九

一八——二二年遠征西伯利亞之際，許多人——尤其是一部分高級軍官，都

竭力抱怨民衆缺乏愛國的熱情。兵車由日本各火車站開行時，聽不到一聲歡呼

的聲音，找不到一點贊助武裝干涉的熱誠。」槍米的風潮瀰漫全國。工廠中時

常發生騷動。要求改革的呼聲，（改革軍隊亦為要求之一，）空前激烈地喊了

出來。

日本的兵士被嚴厲無比的規律統制着。甚至于頭髮應剪得多少短，營房裏的桌子應放得離窗戶多少遠，坐着讀書寫字時的姿勢應該如何——都有明白的規定。這種嚴格過度的管理法，結果使日本的兵士對於照例的刻板的問題很善于解決，但在戰場上遇到需要敏捷而獨創的思想的緊急事變時，却茫然若失了。

在遠征西伯利亞多年，一無所獲而歸以後，日本的當局已把兵士們應守的規律修改了一下，把有些瑣細的教訓取銷或放寬了。但軍隊中的不安繼續存在着。當局把這歸罪于共產黨。自一九二七年起直到今日，日本的最高軍事當局老是竭力申說，應把反共產主義的訓話作為軍事訓練的一都分。在一九二八年參謀本部與海軍部的士官學校都添設了社會科學特別班，以養成在軍隊中作反

馬克斯主義宣傳的軍官。

其實呢，這種不安的原因乃在海陸軍中新加入的成分。當局雖設有種種預防辦法，但被徵入伍的兵士都是農民與工人，工匠與學生，這些人原來抱着非正統派的政治見解，現在就把不大可靠的對現政權的態度帶到了軍隊中來。隨着國民教育的普及，（日本應徵新兵中的文盲已自一九二七年百分之九減至一九三二年的百分之四·八，）這種不安的成分也增加了，因為識了字往往就會思想，而這種思想也許會變成日本的所謂「危險思想」啊。

不願服兵役的國民日益增多了。在日本的新聞記者 Frank A. Hedges，曾在最近十年間問過許多將近二十歲的日本青年所得到的答案自稱願服兵役的，百不得一二，而這種少數人願服兵役的動機，大抵是想到外國去見見世面

在一九三〇年以後，逃兵的數目多到了可驚的地步。據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的警衛日報載稱：「因逃亡之事屢見不鮮，流戍憲兵支部已決定利用警大來搜尋逃兵，東京曾用此法，奏效頗宏。」帶着全副武裝到滿洲去殖邊的預備兵，逃亡的數目比戰死的更多。有一隊四百五十人的預備兵，被送到松花江下游某處去殖邊，他們到了那裏，得知將以打仗爲家常便飯，就不很高興。他們于一九三二年十月間到達目的地，但不久以後，本地的報紙報告道，他們已有半數逃回了日本，因爲「耐不住嚴寒的天氣與艱苦的生活。」

在國內，預備兵的逃亡仍層見疊出，還有新兵的裝病，有的竟自己毀傷肢體，以避免兵役。有些城市中的青年在徵兵時，特地回到鄉間去檢驗體格，希望在那些比較結實的農村青年相形之下，可以得到不及格的裁定。和尙與道士們時常出售避免兵役的符咒，有的竟因此而被處死刑。在一九三五年，當局認

爲各報對於兵士的逃亡，裝病，逮捕下獄等事件的報告太率直了，就由檢查官加以遏抑。

就是在上層中等階級中，軍人的地位也不如以前那樣崇高了。在中日戰爭與日俄戰爭初了的時候，日本的富商都爭先恐後地願招海陸軍軍官爲婿；現在據那些婚姻介紹所報告，他們要爲軍官們求得新娘和奩資，却很困難了。原因並不專在俸給菲薄這一點上，因爲日本的軍官俸給一向是菲薄的，從前招他們爲女婿的人，目標並不在錢而在榮譽上。

日本軍人的地位，不但在精神方面生了問題，就是體格方面也有問題。日本的兵士即使願意入伍作戰，他究有多少實力呢？一九三四年三月間，發表了一種關於過去七年的徵兵報告的統計研究。這研究顯示着，隨着人口的增加，雖然報名受檢驗的人數增加了，但其中體格健全適于服兵役的青年却反而逐年

減少。軍醫們發見，在一九二七年受檢驗的五十九萬七千青年中，及格的爲百分之六十八；在一九三二年受檢驗的六十四萬七千青年中間，及格的却只有百分之五十九·八。一九二七年的人口雖較少，却提供了四十萬零五千名合格的戰士；一九三二年的人口雖較多，却僅僅貢獻了三十八萬六千名戰士。

驚人的一點是，比率這麼高的不合格的青年，並非全是工業地帶的，在農業區域的外省與從事捕魚的沿海地帶也如此。日本「內海」濱的江戶是農業和漁業區域，但患病，發育不足，和營養不良的青年，跟東京和大阪的工廠區域一樣多。在庫頁島南部的樺太。一九三二年報名受檢驗的青年，足足有百分之四十七·九是不及格的。這頗使人疑惑不解。如果那邊的礦業使人陷于不健全的狀態，可是在那邊同樣流行的漁業和伐木業，却理應造成良好的體格。唯一的解釋或許是，近年來日本的勞苦大衆太窮困了，兒童們多數營養不足，因而

不能長成健全的青年。

日本的軍事當局很關心這些國民體格衰落的現象，尤其是因為知道下次的戰爭大概將于比前幾次更嚴寒的氣候中舉行之。生理上的忍耐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九三二年以後在滿洲熱河戰鬥時，日本的軍隊已遭遇了他們沒有習慣的酷寒。凍死和凍壞手足的人不計其數。據俄國古代的公文記載，在十八世紀初葉，俄國人在堪察加捕獲了一個日本人，想把他帶到西伯利亞內地去，但他受不了途中的艱苦，「他的腳哀哭了！」因而不能不放他回到比較暖和的地方去。這故事富有象徵的意味。今日日本的最高軍事當局，正在國內終年積雪的山中訓練特別的部隊，使其習慣于嚴寒的天氣。在一九三四年年底，參謀本部特地派了一位將校到芬蘭去，命他在那邊留學兩年，以學習芬蘭軍隊在冬季行軍的方法。

同時又在設法使日本的兵士習慣于寒帶地方的食物。日本人一向以此自傲：「皇軍」只要吃點魚和飯，每天可以走五十哩。——現在這傲語却要變成一種悲嘆了，因為亞洲的北部和西部並沒有米。在一九三五年，東京陸軍部給養局的一個高級官員在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勸告一般平民也改變食品，而習慣于吃裸麥麵包，「因為未來的戰場上並不產米。」他又說：「日本人當練習得比現在更耐苦：給馬生吃的食物，煮熟後就可給人吃。皇軍當練習食用可以攜帶的，並不笨重的食物——差不多可以裝在衣袋裏的食物。」

這位軍需官又指點出來，這次戰爭將延長得很久，戰場將非常廣大。「皇軍」將遭遇他的真正的測驗。Owen Lattin 說得很不錯：「一九〇四——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並沒有決定最後的勝負。牠不過是第一個回合。」當時俄國的軍隊在正面前綫吃了一次敗仗，就成一直線撤退了。這次決戰時，將有一方的

軍隊包圍着對方的兩翼，作一你不死我不活的爭鬥。戰場將在滿洲北部，蒙古，以至西伯利亞。

日本的軍部知道這場爭鬥的規模和厲害的。他們也知道他們將用以作此爭鬥的人材實在有多少價值。所謂「所向無敵的常勝軍，」所謂「忠君愛國，勇敢耐苦」等美德——都是散佈出來供外國人享受並防一部分比較懦弱的本國人滑腳的。

這篇小說是在西田日軍軍中

野田

三日 皇軍

這篇小說是由「日本無產作家聯盟」送給美國「新羣衆」週刊發表的，原作者爲田中鏗二。從這篇小說可以看到日本農村的苦難狀況，在鄉軍人的魚內鄉民，農民的革命情緒，以及「皇軍」的虛弱情形。當茲我國抗敵戰爭正在展開之際，讀了這篇日本社會一般狀況的深刻寫照，是更可使我們充分認識到敵人的嚴重弱點的。

天，是僵凍的黯灰色。村莊周圍的山，都鋪蓋着白皚皚的雪色。當然啊，凍餒是快到來了，要把農民陷入絕命。他們正苦痛地等待着這個命運的來臨。是十二月初的一天，雖然田野幾乎已是光土一片，但農民還是絲毫不得安靜。他們感覺得比往常更忙。在他們內心的深處充滿着黑暗和愁慘。這原因，

並不僅僅由於是樹葉凋落了，山給白雪鋪蓋了，或是田野不能再栽種。

這一天，這個村莊的預備役，正在村裏小學的操場上舉行初次實習。這裏一共有三十一個人。

「注——意！」一個由在鄉軍人會本地支部派來的頭腦叫着，他直挺着胸膛，巍然地當着寒風。

然而，沒有一個人理會他。農民們的臉，是灰白而慘黯，長着鵝毛疹癬；四肢和手指凍得僵硬的。

「喂，你們！」頭腦叫罵着，「打起精神來！」

「但是我們已候過了一個鐘頭呀！」高橋憤憤地回答。

「在風裏候了一個鐘頭，真該死！我空着肚皮快要殭掉了。」

一會，頭腦好像要說什麼似的，他聳聳肩，看看手錶，接着把身體挺直。

車後橋可使

「好，現在是兩點過，我想今天早點結束。喂，老弟們注意我，你們不嗎？」他懇求地說。

農民們一排站着，雖然心裏是老不願意。他們穿着沒有穿慣的軍服或訓練的裝束，看起來每個人都是尷尬尷尬的。爲了在村農找尋這些服裝，他們很多人會費了不少的時間。有的帽子是太小了，有的上裝是太大了，有的下袴又是短得可笑。

開始是點名，一個個應着到。點到最後的三個人，高橋，中村，岡倉便受到了嚴厲的責罵。爲的是他們沒有穿制服。一個鐘頭前，他們三人正在田裏工作，停了工作騎腳踏車趕來，便不能有時間換衣服啦。

「家聽着！」頭腦說，「要是那個不把今天的實習好生做，好，他進到兵營一定要受許多苦的。知道嗎？你們已算作是受過青年訓練的，營裏就認爲你

們已經熟悉一切。軍隊裏是沒有寬恕的，要是你有一點錯，就得捱耳光，而且不准有絲毫抱怨……現在回答我！那些人已經受過青年訓練？舉手！……什麼，祇有三個？真該死！好……那些人進過中學？……兩個嗎？

「好了，你們大多沒有受過多少教育。讓我們開始操。明天有全郡來的人，你們不要出笑話吧。」

這個頭腦，是預備役的軍曹；牠的話，幾乎全是在對自己講着。所有的人全部站在那裏思索，把頭低着；大家正暗暗地吶喊：「爲什麼我們得這樣跑到大寒風裏來，而且還要受罵？」

然而，在繞着操場，再像童年時那樣作着跑步時，究竟也還有一點樂趣的。噫，在他們最後一次像這樣跑着圈子時，離現在有多少久呢？雖然他們離開小學距今不過五六年，然而小學生的生活在他們却是很遠的事了。這時候，高

橋想到他不得不像牛馬一樣地作工，不能有機會去尋求他的青春樂趣，便感覺非常淒寂，是啊，要是他再不善自尋求他的青春樂趣，青春就要把他拋棄了！然而，一轉念，他又自言自語地說——「好，那沒有什麼關係，我能尋求它也吧，不能也吧。」

小學的校地很廣闊，楓樹仍蔽滿着葉子。在西邊角上的大橡樹下，有一所新建的小寺院，紅色的屋頂。爲了耗費金錢造這所寺院，這個村子裏的一些青年曾集會非難村民會議的腐敗，那還是不久以前的事啊。然而寺院，終竟是榨取了農民的血汗金錢來修造了。隨着諸如此類的場所的建立，村子便天天枯落下去。在河的北面，高橋那邊的村莊，農民們的房屋都已像是火柴匣做的玩具一樣了。

午後，風更寒厲。他們操呀，跑呀，但是仍沒有一點暖氣。咆哮的北風，

挾着沙礫和碎石。

「現在操來福槍了，」軍曹說。「到那邊窗下去把槍托起來，不要忘掉了彈筒……」

二

「喂！你以前弄過槍嗎？」

「沒有。不過我已見過許多次。你呢？」

「呵，我弄過很多很多次了。」第一個人用一種多少自信的態度回答說。

「好，不管它。不過明天誰出車費呢？」他喃喃着。另一個沒有回答。

「噯，高——」中村拍着他的肩膀。「應該由在鄉軍人會出。你想對嗎？」

「對了，我正想到這點。」

「是。大家還沒有這樣明白說出；不過我知道大家都是沒有錢的啊。」中村

告訴着高橋，他好像真的得到一個發現似的。

「你對的。」高橋回答着。

「真的，要是他們不出，我就不到營裏去……」

「不好，老弟，」中村說。「你不要那樣。當然是要在鄉軍人會出。相信吧！你說是他們要讓我們餓死嗎？」

中村曾在城裏夜校讀過書，自他父親死後從此便回到田野工作。但是他仍繼續自己讀書。高橋對他很信任。他鄉裏組織有一個會研究日本話的寫法拉丁化，並且和幾個青年一道學習英文。他不大講話。不過一開口，他便不輕易放棄他的主張。

「好，要是他們出……那再好沒有了……不過……」高橋有點躊躇。「去要他們出是恥辱吧……」

「什麼？恥辱？不。那者很應當的……」

軍曹站在操場中間，不耐煩地揮着他的帽子。「喂，你們！你們在那裏幹什麼？一些無用的膿疱！動快點！」

於是，他們拖着笨重的軍靴或橡皮底的踢皮（Tabi 是日本的一種鞋子）跑過去。「我托不起槍。我餓得很！」有幾個叫囂着，大家笑着。但是軍曹毫無所動，憎恨地望着他們。

「雙行！」軍曹咆哮着。「記住！槍是軍人的靈魂。你們必須好生守着它。現在我們要動作了。」

農民們一聲不響，靜靜地聽從他的命令。槍上肩，跪下瞄準，進行分列式等等，差不多弄了兩個鐘頭。

「現在應該完了吧……」四面都是抱怨的聲音。天，更陰沉了，夜色籠罩着

這個闊廣的操場。寒氣透入了每個人的骨髓。

「明天像要下雨。……」岡倉喃喃着，望着他身邊一個人的臉。

「即使明天是狂風暴雨，我覺得都比今天這樣好些。」另一個回答着，他好像生着氣。每個人都咀咒着這個毫無道理的三天入營實習制度。是啊，他們又將逼迫着去弄「滿洲事變」時那種花樣了。自那次事變發動後，這個村子已經貢獻了許多生命。因此，誰被選為第一線補充役，便認為是倒霉不過的事。

軍曹把手伸進袋裏，摸出一張摺疊着的單子。他又撚撚他的仁丹鬍子。「最後，」他說，「我得提起你們幾件事。明天早上，你們必須在十點鐘時到兵營。所以我們得趕八點二十分的火車。記得嗎？車子八點二十分開。你們必須先到車站。決定在八點鐘到車站。其次，關於你們必須帶的東西……自然，不是絕對需要的東西是不應當帶的。大概說，揩面布，牙粉，擦面紙，鉛筆，日

記簿，肥皂——這些，要是你不覺得要用，就不需帶因為在兵營祇住三天啊。至於香煙，頂好帶上三兩包。兵營是買不倒的。

軍曹剛一住口，大家便立刻談起來。「天！你的意思還要我們帶煙嗎？」

「好，那要是定規，我把我的煙草箱帶去……」這時，隊裏便發出一陣笑聲

「現在，說到車費？單程每個人是五毫二仙……」

「應該由在鄉軍人會出！」一個人孟浪地叫着。於是大家都向那人望去。當他們發覺那人是岡倉時，便立刻把笑聲停住，非常地嚴肅起來。

「那……除了車費……」軍曹繼續說，他好像沒有聽見什麼似的。——「我得把三天的費用告訴你們。每個人一共得繳八毫錢給兵營。其中六毫五仙是三天裏五頓飯的飯費；一毫付被褥費；五仙付火爐費。好，此外，要是你們還要

另外吃東西，那裏還有店舖……」

這時，沒有人能安靜了，全場都高聲叫囂起來。寒冷，黯黑，明天的天氣都被忘却了。高橋一腔怒狀，釘住軍曹的仁丹鬚子。「好，這個軍曹是什麼東西？他不知道我們現在是怎樣的嗎？」他想着。「真該死！車費，飯費，甚至還要付被褥費！真該他媽的死……」高橋怒冲冲地跌着脚。「聽呀……那已夠受了……」他幾乎哭出來了。

在這時，中村和另外幾個人輕輕地談着。他們的眼睛在暮色中閃爍着，他們的心給一根無形的繩子緊聯着——這是一根偉大，有力繩子呵！

「是，你的意思，是」中村開始說話了，「什麼都要我們出錢嗎？好的，要是我們有錢，要我們出兩丹，甚至五丹都可以。但是你得知道我們的生活。在這樣的年底，你不能向我們說這些。」

「你沒有忠誠的心。」軍曹說，他並不望誰，「沒有對政府的忠心。要你幫助國家的意志和決心，有大和民族的眞精神，你得忍受一切……」

「大和精神嗎？天哪！我們能有什麼呢……」聲音是在叫囂着，這是一個有力的威嚇呵！

然而，那時一般曾經進過青年訓練營或中學校的人却一聲不響。在他們看來，一兩丹是極小的事體啊。

「我聽見地方支部的會計曾經措油過三百多丹，」又是一個盛怒的聲音。

「對呀，他確實措過油。」高橋突然鼓起勇氣說。

學校的崗籠已點上兩盞黯淡的燈光；室外的夜色吞沒了整個的操場，以及周圍的桑樹。山巔上，遙遠的死黯的天色，在嚴寒寂靜的大氣中似乎暗暗地在打着抖。

「我想你們不會管什麼時候散隊的吧。」軍曹盛怒地叫着。「關於車費，我要收集給地方支部。不過地方支會，也……」很明白的，他要想說他們沒有錢在支部會計處。不過他不敢說。「明天，」他改了口氣說，「你們必須準時到車站。大家都得把行李帶住。還有什麼問的嗎？沒有？好，現在完了。散隊！」

他一邊走，一邊揩着額上的汗。是一陣譏笑的声音——他覺得似乎每個人都在背後譏笑他。

三

早晨的天氣是意外的晴朗，但是溫度却非常的低。從村莊到車站的道路，硬凍得硬綳綳的。田裏，厚厚的覆蓋着一層白霜，映着朝陽，好似一片輝耀的銀土似的。

車站周圍有二三十個店家，今早每家門上都堆滿着兵士。兵士們大多帶着

御飯（Nigirimeshi）是一種充饑的飯糰，裏面有一粒梅子防其腐壞）包裹着，懸在腰上；在手裏拿着包紮，有些穿着磨成光板的舊大衣，其它的披着幾手是一塊塊碎片的斗篷。真是一個窮極苦難的展覽呵。

「我敢說，我們好像是一隊打潰的殘兵。」

「不要太這樣自愧蹙脚吧！」

所有頭腦們都坐着鄉裏的公共汽車來了。那個軍曹也來了，披着斗篷，左手拿着一個小箱子。他揚揚地向高橋他們這羣人走來。

「好好！現在是八點過五分。讓我們點名。」很明白的，他是很滿意。「現在，」他說，「至於車票，由會裏買好了。」

大家都聽到這個話，可是沒有人有一點感謝的表示。他們都似乎豫料到某種重大和困苦的事，不過他們自己尙不知道究竟是什麼。

高橋力圖找出這是樁什麼事。接着他突然明白了，原來他們的袋袋都是空空的啊！他掉頭去尋中村。中村正坐在一個大火爐後面，抽着頂蹩腳的煙卷。

「唉，你的帶來了嗎？」

「你婆婆媽媽的，到底愁些什麼？」中村回答着，略略帶點慍色。「唉，抽煙吧！」

「謝謝——不過我很愁。」

什麼？愁？我跟你說，我們是爲國盡勞呀。那嗎，要是我們不得了，政府就得照應我們呀。我弄到了嗎？我跟老婆鬧了一陣，才弄到五毫銀幣。現在買了一包煙卷，還剩四毫三仙，要是我得需要再多的錢，就有人得借給我一些啦……

到達K城後，他們弄來在兵營前等了一個多鐘頭。這時候，他們看到僅是

從u那調來入營實習的預備役，就有五百左右的人。

「三天服役完了，他們就回去，不是嗎？」

「對。不過無論怎樣，他們要調來兩次。」

「唉！弄我們當砲灰嗎？……」

他們坐在太陽裏，胡亂扯談挨着時候。在正十鐘時，才三人一排開入兵營。一經進入兵營，每個人便失却自己的本來，爲那種「絕對服從」的傳統氣氛控制着了。

「你們在這裏是最低的要能隨時服從，你便不致惹麻煩。」軍曹忠告着他們。

最後，走出一個青年副官來，左手握着指揮刀柄，光亮的軍靴在冰凍的地面上沉重地踏着。他朝他適當站立的位置走來；不時向他們瞥去。

「你們應當知道，」他開始說話了，「我們的聯隊現在正在滿州戰場上勇敢作戰。這時候嚴寒天正來了，但是我們在那裏的弟兄，愈冷愈勇敢。你們知道，我們的聯隊是有善戰的傳統的。因此，我希望你們，在這三天中奮勇操練，絕不要沾污我們聯隊的光榮傳統。換句話說，我希望你們充分熟練真正戰時的情形，一經動員你便能拿起槍上戰場。」

接着，副官又開始講述目前的國際情勢。他的尖銳的聲音，在兵營的大空場上重複地響着。不過他說來却不大容易；他隨時吞吐不出時，便拿起右手，用手指在領口下動動摸摸，好像告訴着士兵們，確是他的喉嚨苦惱着他。最後他勉着力說，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以及中國都不足畏。現在的問題是美國和蘇聯；尤其是蘇聯的軍隊，在最近幾年中有鉅大的躍進。

「現在赤色的蘇聯，正隔着大興安嶺和我們的隣國『滿洲國』對着。蘇聯是

共產主義可怕的策源地。我們打蘇聯時，同時也必須撲滅這個不共戴天的主義。可幸你們是天皇陛下的忠心臣民。你們有大和民族的高尚精神，能在國內和所有的危險思想鬥爭，在關外發動英勇的鬥爭反對外國的敵人。我希望你們能謹慎言行，成功天皇陛下的真正有價值的臣民。

在副官講演的時候，高橋都留神聽着。他發覺了，正確地發覺了，什麼是「皇軍」最畏懼的，以及他們訓練青年預備打誰。他叫着——在心裏叫着——不，蘇聯不是我們的敵人！它也許是有錢人的敵人，但絕不是我們的敵人！

四

月光，透過窗上灰白，清冷的玻璃，好像一注水銀似地瀉入室中。營房外面，嚴冷的北風狂暴地怒號着，好似在跳着死神之舞。屋後的空場上，爲寒霜蝕損的草地，在呼嘯的風聲中惺惺地睡着，矮樹上垂着冰柱。

當八點三十分點名完畢時，城壁上便傳來「滅燈」的警號。於是整個兵營，便視爲已安靜入寢。然而，白日雖然疲勞，但是兵士們在這時候却發覺到稀微秘密的自由。

一個輕機關槍連的上等兵，他是被派來照管高橋他們所屬第九連等二位的，他向高橋歷訴關於兵營生活的種種故事。

「要在這裏長久處下去似乎很難啦，」一個人接上說。「甚至在你上廁所時，你都得把靴帽穿戴上，不然就會被偷，而且你還得向上司報告你的去處呀。」

「我知道呵！」那個上等兵微笑着「那嗎，裝些胡塗，你就能忍受這裏的一切了。要不然，你簡直一天都過不得。記得嗎？軍隊裏原是製造砲灰的地方啦」

「他的眼睛低了下去。其它的人也把眼睛低下。」

這一夜，那個上等兵醒了兩次。中村和高橋從床上注視着他。

「他再不能入睡了吧。」

「你說的對。我真恨當兵呵。」

每個人都因環境異樣和天氣寒冷，不能安眠。

「看呵，好美麗的月光！我看得見江山的高峯啦。」

「呵！這樣美麗月光……K山呵……」

「唉唉，不要感慨吧。」

透過每間睡房的單薄隔壁，談話聲，營營聲，攪合在一起。

「高——」！中村說着，他凝視着天花板。「你聽見今天下午大尉說的什麼嗎？他說，就像我們這樣的預備役，被遣派到上海前線去，就在第一夜，他們就被敵人攻擊和屠殺啦。他說這是因為他們沒有充分知道作戰的正當方法……言論之間似乎責備着他們呵。」

「當然，他的意思是那樣呀。不過要是軍隊那樣把沒有訓練的人送到前綫去，似乎在送他們的死……」

「是呵，現在他們要我們來受三天訓練，是在告訴我們不能再說不知道弄兵器，是不是？」

「娼婦養的？這樣沒有人心的東西……」

月亮已昇到高空。從屋簷上投下的暗影，使屋裏變成漆黑。屋裏聽得見稀落的鼾聲。營房，差不多就像一間馬廄，來福槍怪樣地放在架上。

哨兵的脚步聲，在他們耳裏蹣跚地響了一些時候，他們便都就睡下了。接着哨兵又來巡視一周才去了。中村正在夢中……不過他突然感到他確實聽到一個沉着而低微的聲音。

「這是第二伍嗎？」

「是的……不過你問作什麼呢？」

「那好了，第十連有人傳話來。他們說第十連和第十一連都決定不答應強制徵收費用……他們要你們和他們一致。這樣……你懂得嗎？你們這伍不應當付錢，或者……」

「我根本就沒有弄到一個錢，即使我要……」中村想認出說話的是誰。

「你是那個村子的人？」高橋唐突地問着。

「我就告訴你……」但是那個說話的人，他覆蓋着一件大的黑色大衣，已經不在了……

「喂，你醒着的嗎？」

「我睡不着……」高橋回答着，凝視着狹長，幽暗的走廊。

「似乎大家都反對強制徵收嗎……」

「誰有一個錢。」

「真的，村裏已沒有一個空錢了……」

「不過那個人是誰呢？真勇敢啊，你說對嗎？……」

「他一定利用他守夜的職務幹的。他一定是○村的組合會員。」

「組合會員？農民組合嗎？怎樣知道……」

雄從軍去了

「我們留在此地吧，」恆雄說：「假使他們看到我在同一個外國人談天，也許會發生麻煩哩。」

「他們」是誰呢？」我問。

「唔，」他不好意思地說，「東京的偵探多如蟻。」

因此我們就留在家裏。我按鈴喚「下女」再替我們拿一些茶來。我的朋友恆雄猜疑地望着她。

五年是很長的一段時間。穿着他的灰布軍服，我簡直不認得（巴黎）聖密仙林蔭路上的年青的恆雄了——穿着式樣時髦的服裝，頭髮梳得精光，繫着彩色

領帶的大學生恆雄。不過他依舊露着同一的笑容，而且現在因為多添了幾個金牙齒，顯得更其眩目了。但是一個日本人在巴黎，是跟一個日本人在日本大不相同的，而且，現在他是軍人了。他到「滿洲國」去長征了三年，在不久以前才回來，明天早上又要離開東京了。

他跟其餘的人一樣，首先要知道巴黎是否依然如故。我告訴他，巴黎已比他在巴黎時不像一點巴黎了。他問起他所識認的某人是否仍可在古波兒咖啡館裏遇見，又問起另一咖啡店的一個老顧客。他似乎以為巴黎的生活在他走後已經停止了，同樣的人依舊可以在同樣的地方遇見，我是了解他的感覺的，因為他自己的生活的可說已經停止了。巴黎是他的心智發展的一部分，只有在那邊，他才能夠生活，呼吸——以至思想。

他並沒有離開巴黎，巴黎已拋棄了他，牠只留下一種朦朧的記憶，漂渺得

幾乎像一場夢景，日本，他的本國，以及他對她所負的義務——這是在他醒來時抓住他的嚴厲的，鐵面無情的實現。誰來管你的夢境呢？

他的法國話依舊講得很流利，不過聲調比以前更別緻一些。他照着日本人的方式，把L唸作r。他時常裝作漠不介意地嚷道：「Oraral」

我問他在「滿洲國」看到些什麼，幹了些什麼。他聽見這話，就張大了他的眼睛。雖然還是這麼近的事，他在那邊的經歷似乎並沒有怎樣深印在他的腦海中。他所記得的，只是紀律，服從——所發的，所執行的命令。別人代他思想，他執行命令。就是這麼，他的心思是被動的，他的記憶不大靈敏。他是一個軍人。

「最初，」他告訴我道，「我們駐紮在哈爾濱附近……我不能夠告訴你確鑿的地點。我們打土匪。我們殺死了許多土匪。」

簡單得他

「這是怎麼回事呢？」

殺死他們

「簡單得很。我們去找他們，找到了就殺死他們。那些受傷的，由我加以結果。用一柄刺刀。」

「真的？」

「真的。我們的隊長看到我有神經過敏的毛病。要幫助我除掉這毛病，他好幾次派我做這種工作。人對於無論什麼都會習慣的。而且那並不像真正是我、在殺他們。你懂嗎？在本質上，我不過在執行一個命令吧了。這跟自動地殺人是不一樣的。」

「他們完全被殺死嗎？」

「完全。並不饒過一個！你希望怎樣呢？有時爲要去襲擊敵人，我們把自己化裝得像土匪一樣。不穿軍服而作戰，會發生異樣的感覺。她能敗壞軍紀。」

軍裝的用處是很大的。當然，牠並不能保護你，但是牠能給你自信。如果你看到周圍有這麼多跟你一樣的人，你就會忘記你有你自己的生命，不穿軍裝的生命，一個個人的生命，會從你個人那裏被人奪去的。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我想是懂的。」

「我的說話講得很不明白，」他說，突然客氣起來了。「你得原諒我。我已忘記了談天的方式，我遇見了你，非常高興。在那邊，我有時候也想到昔日的，我時常渴想再去看一看四月裏的魯森堡公園：正在發芽的樹木和鮮花，滾着鐵環的兒童。……我們日本人很愛公園和兒童。」

「有時候，我會記起日落時的壘密仙林蔭路，在人行道上散步的人們是這麼的年青、快活、無憂無愁。我記起他們的笑聲，喧嘩，和舖子窗櫺裏的燈光

「大約一年以前，我們被調到了蒙古邊界上。我們在那邊，過着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我們時常出征：派少數人出去巡邏。我們無法知道邊界有在哪裏，但突然間我們知道已越過了邊界。我們繼續前進，並且照着游擊戰的方式，你知道，這是好像在我們自己的操場上，作日常的操演。四週並沒有人——一個靈魂也沒有。沒有一棵樹，沒有一所房子，沒有一個人——什麼也沒有。只有一片極大的灰色草原，在我們前面起伏着，

「於是我們遇見了他們。他們往往騎在馬上，全副武裝。我們開火了。我們中間有幾個被殺死了；其餘的就照着『操典』中所規定的秩序退回來。我們回來時往往很風光，以死者自傲而以生歸稍覺慚愧。」

二

我傾聽着他的敘述。他敘述這一切時所用的聲調和姿勢，跟他從前對我敘

述他和那些女店員的經歷時完全無異。接着他又告訴我許多關於他的官長和弟兄們的故事。這些故事在平淡無奇，但他却在講給我聽時盡情歡笑着。於是他就莊重地說道：

「我得到了這種經驗，非常快樂，現在我已嗅到了火藥味。我準備好了。當時候來到時……」

他宣稱，我們正生活于「大戰的前夜。」他快樂地期望着戰爭，甚至於抱怨牠被人延宕着。他已發見了——或者是別人給了他——一個公式：

「我們並不在攻擊人家；我們只是取了攻勢來保護我們自己罷了。」

他的說話中奇異地混合着謙卑和驕傲。他說道：

「你們笑我們，因為我們過分模倣你們而又不一定成功；因為你們覺得我們太迂緩而缺乏幽默，因為我們不知道怎樣穿西裝或怎樣喝酒。你們笑我們，

你們或許是不錯的——在日後，我們不管你們對不對，但你們的笑却使我們不舒服，因為重要的不是要做得不錯而是要能夠嘲笑別人。我們總有一天能夠笑你們的。」

我告訴他，照我的見解，相信負有神聖的使命是危險的事，而最能矇蔽心智的無過于神祕主義。他答稱這種議論並不適用於日本。

「爲什麼？」我問他。

他開始作一解釋，但不久就陷入了混亂中。既而他謙卑地說道：

「像我這樣的人，怎敢自以爲明白？……」

「我知道，」他繼續說，我們的愛國心在你們看來是古怪的。只是又一件使你們發笑的事物！你們沒有這樣絕對的事物可以似靠。你們有分析和追究的怪癖。我們不需要研究、分析、或理解：我們只是知道！你們每爲懷疑所削弱；

你們是懷疑主義者。你們以爲我們愚笨，因爲我們很少思想；其實我們却是超越思想，超越猶疑的。我們有確定。因此我們能忍耐，因此我們知道我們實在是強者，因此我們以生爲日本人而自傲。」

他沉默了，對於自己的發作也感到了驚異。他一定又記起了巴黎，因爲最後他又說道：

「不然，這也並不是十分可笑的……」

一個俘虜的口供

剛睡了午覺，在隆隆的砲聲中驚醒，就聽到軍長這樣的問着：「張××呢？」

「什麼事，軍長？」我匆忙的答。

「你生意來了，抓到一個東洋鬼子。趕快的審訊吧。」

我興奮極了，接着問：「甚麼時候，在甚麼地方抓到着的，解到軍部了沒有？」

軍長說：「本月二日傍晚××師××團在葛家頭附近與敵人肉搏的時候，把他擒獲，已經解押副官處了。」

喫完了晚飯，軍長親手留下一碗菜肉，以為優待俘虜之禮，並且吩咐勤務兵們

好好地招待他，以示我泱泱大國的寬仁風度。

我草草地洗了臉，漱漱口，整頓了衣冠，準備升座。

雨在霏霏的下着，於是左臂夾着宗卷，右手拿着軍長所給予的一碗優待俘虜的禮物，菜肉，沿檐下朝副官處走去。

「俘虜來了！」鄧副官高聲地喊着。民衆和士兵們都圍攏起來，視線均集中在這位所謂「皇軍出征者」的身上。

「跑開，東洋人也是有眼睛，有鼻子，臉孔都同我們差不多一樣的，有什麼好看呢？」鄧副官操着廣東官話很喫力地向大衆說着。

「哼！臉孔一樣，可是他的心腸很毒辣，我們的無辜民衆，受他們的屠殺殘害，實在不少，把他一刀兩斷，復復仇，算吧。」一位中年農夫這樣憤恨地答。

「打倒東洋！打倒東洋！」這是軍民一致的呼聲，秩序幾乎混亂了，於是，喝令大家勿躁，把俘虜捉將進來，教他在我的對面的一張長橙上坐下，我從頭到腳地向他端詳了一會，個子雖然一矮小，然而，體格倒很結實，穿着一套很考究的黃絨軍裝，背部破了一個大洞，血跡斑斑，無疑的，當他和我軍肉搏的時候，一定胆怯，怕死，向後轉，所以刺刀，纔會光顧到他的背部。我用手按一下他的傷口問他有否痛苦？有否飢餓？他括括地叫，態度却很可憐！於是我一面叫人爲他敷藥，一面吩咐勤務兵爲他端了一杯開水，盛了一盒白飯，指着軍長所賜予的一碗菜肉，要他用膳，他像餓貓般頃刻喫完了，——軍人動作，很快，頻頻地向我叩頭，接二連三地阿利阿多——這是大和民族的慣性。我依着審訊的程序，開始問他的姓名，籍貫，年齡，職業。據稱：菲澤衛門，日本新潟縣古志郡東谷村天个島人，二十八歲，業農，曾在該村小學讀過六年書。

現在十三師團二十旅團二百十六聯隊十中隊三小隊當上等兵。

「入伍幾久了？」我接着問。

「後備兵，剛三個多月。」

「幾時開到上海？」

「十月二日，在匯山碼頭登陸的。」

「參加了幾次作戰？」

「月浦，廣福都參加，在火綫上捱過十餘天了。」

「各級官長的姓名，記得嗎？」

「師團長荻洲，旅團長治田，聯隊長添田，中隊長小林中尉，小隊長齋藤少尉，可是，小林齋藤，都在廣福附近陣亡了。」

「你家庭的狀況怎樣？」

我是一個僱農，父親老早死掉了，還有六十二歲的老母——叮子，二十六歲的妻室——曾子，剛滿二歲的孩子——久子，他們都是依靠着我一個過活的，現在我……了。」他說到這裏，思家的情緒，異常高漲，聲音有些悲楚，淚珠兒幾乎奪眶而出了。

「不要緊的，我們所痛恨，所應懲的，就是抹殺公理滅絕正義，破壞世界和平的日本地主，財閥；對於貴國的勞苦大眾，和士兵諸君們，都很表同情，絕不有仇視。況且我國政府向崇仁義道德，對於俘虜十分優待，你可函知家人，不必掛念！候待戰爭結束以後，會送你回國的。」我這樣地安慰他，他感動極了？面上呈着無限的愉快！

我正在檢閱他的日記，他抽出一根香烟，很安閑地吸着，烟裊裊地繚繞我的周遭。

「軍人盡忠的本分：

一、正禮儀，二、尙武勇，三、重信義，四、崇質素。」

在他的日記簿的第一頁上，幕地看見以上的一段紀錄。此外尙記些出發日期，宿營地點，長官姓名……等等。翻到了最後一頁，發現他母親的照片一張，符咒三條，書着：一「高良神社武運長久」三、「吉備津神社身體堅固守護」三、「正一位稻荷神社」等吉利的字樣。這些三合會義和團式的武器，到如今會在東瀛三島流行着，看來倒覺可笑！我指着這符咒問他：「誰給你的，有什麼用處？」

「當我將出征的時候，母親爲我在神廟裏禱告把這些靈符佩帶在身上，可
以避免槍砲，災難，保佑我作戰的安全，現在果然應驗了，雖被你俘虜，然却
承你們這樣地寬待，冥冥之中，像有神明呵護的，阿利阿多。」他微笑着答着

「你和我們作戰，有何感想呢？」我又這樣的問他。

「中華民國軍人，作戰神勇，偉大得很！」他直率輕快地答。

「那麼，你爲什麼爲着每月二十四塊錢的代價，作了地主，財閥軍閥們升官發財的工具，離別了高年的慈母，離別了嬌小的妻兒，離別了安樂田園；遠渡重洋，來當砲灰，這樣地下場，豈不是太不值得嗎？！」他低了頭，用衣袖拭了拭他額上冷汗，說：「是被壓迫征調出來的，實非出於我的心願啦！」（沉默）

「要開水嗎？」我問。

「飲得太多了，阿利阿多」。他仰頭四顧，精神有些恍惚，好像不耐煩的様子，用手緊緊地按住他的衣袋，略作尋思，衆料個中必蘊藏着些什麼祕密，向他取閱，堅拒不許，於是，我乃下令衛士們，在他的周身作一度的「威方搜索」

，結果，從其衣袋中掏出粉紅色的布摺一幀，縫線密密，倒頗雅緻，前面書着：「歡送皇軍出征者」，後面書着；「祝御勝利」，署名岡山市高等女校赤尾榮子。書法娟秀，當爲女人手澤無疑。詢以伊人爲誰？與你有何關係？他搖了搖頭不答。我想這種符咒一類的迷惑皇軍出征者前來送死的東西，在這三數月來的日本，都很風行，或可作爲一時的「興奮劑」，「定心丸」吧！如果真的「靈驗如神」，「有意想不到的效力」的話，這聲勢嚇嚇的皇軍，當不致傷亡七萬餘名之多，而這位短小精幹的菲澤衛門也不致於爲階下囚了。我這樣的推論一番，引得大家都笑起來。

夜幕慢慢地下垂，雨聲砲聲還在浙瀝浙瀝哄隆哄隆地交響着，審訊宣告終結了。

敵兵陣中日記

適與夏衍兄整理由前線得來的敵人的日記和信札，六逸兄爲國民週刊徵稿，因譯敵兵陣中日記一種以應。作者屬上海派遣軍重藤部隊左藤支隊新川團。俘獲日期爲十月十八日。作者文章簡勁，且有短歌數首，似爲智識份子，但在兩軍相接之時，仍不能不向神明作可憐的祈禱，可知敵軍精神武裝何等脆弱。我們當充分把握敵人這一弱點而充分發揮吾人之強點，在他二十一日參加馮宅攻擊時，作者是這樣寫着：

「攻馮宅，三中隊幾乎有全滅之憂；想來雖說是支那也有不可蔑視的戰鬥力！」這話是對於我們英勇的士兵同胞一點沒有虛假的讚詞。某些失敗主義者，因最近我軍陣線的後退不去理解其癥結之所在迅速改善之，反而懷疑我軍的作戰能力，主張向敵人妥協投降，其肉真不足食！

此次我們所得敵兵的文件甚多，擬加以細密的整理，以供我抗戰士兵民衆參攷。有的信札寫的那麼纏綿悱惻，剛要寄出而其人已飲我彈火，成了異國之魂，有的日記上批明「我如戰死希望戰友們給我寄回故鄉」，我們雖不是他的戰友也樂意替他執傳達之勢，等到我們獲得決定的勝足以使敵人「反省」的時候。十月三十一日。

第一日 十日

正午入營，經各種檢查之後，入隊。

速成的老總們。那兒這兒充滿愉快的聲音。

第三日 十二日

午前五時半起牀。

第三日 十二日

午前開始軍裝檢查及其他。

午後四時二十八分一路向征途出發，在驅逐艦初雪上有盛大的送別。

第四日 十三日

在艦上有點兒暈船。看見外國船。

十四日

到着。在子江上。

於距上海三里（十八華里）之地點。

什麼也沒有，什麼也看不見，

好像來演習似的。帝國軍艦之大大地使人氣壯。

十點鐘了還沒有登岸肚子有點餓，友機三架飛向陸地。

遠遠看見火燄。

登岸，十一時四十五分。腳有點痛。

看見支那人的屍體。

斬得整整齊齊的。

明天我也可以砍幾個了。

午後二時起開始行動。

先到貴腰灣十一師團支隊本部。傷了點風，頭痛甚劇。頗感飲水的不便。

幕營。

十五日

整天在豫備隊（支隊本部附）過着。夜間任步哨，傷風難過得很。水很不够。想早點到前線去。

（十六至十九日缺，大約因為激戰中無暇執筆吧——譯者）

二十日

昨晚又是一整晚。

在激戰中天明，在激戰中天黑。

「支那」大國的平野。

今夜月明如晝。

十六日

尚未採取行動。

脾肉××××××××(原文不明)

最初の入浴，爽快之至！

十八日

昨晚起派充砲兵警衛兵，一夜未睡

與熊雄兄面時。精神甚好，惟顯露相當的疲勞。

白天的戰鬥友軍也有不小的損失。

二十日

進攻姚宅。

從昨晚起繼續戰鬥。

我軍也有相當損害。

二十一日

進攻馮宅。三中隊機乎有全滅之虞。我想雖說是支那，也有着不可輕視的戰鬥力！

二十二日

本日起休養。

僅僅三天的戰爭却已完全喪失戰鬥力了。

晚九時半支那軍有夜襲。殆同兒戲。

二十三日

從昨天起的休養精神恢復了許多。下痢頗苦。

入夜大隊改作本部援隊，後退六〇〇米達。但子彈依舊飛來。夜抵配備。整晚槍的聲響砰砰不斷。

二十四日

昨晚起的槍聲，至今晨未斷。

戰場清晨的某一時從塹壕中也聽到小鳥的歌聲。今天整天受着迫擊砲的洗禮。打得非常可怕。友軍的砲兵全然不振，真是失望之至！

好久沒有吃到點心，今日纔領到。——孔倍特、巴斯克——整天練習掘戰壕、

二十五日

晨起向前方偵察道路。頗爲疲乏。

但毫無所得。

二十六日

休養。前方五六百米遠之處正戰鬥着。

迫擊砲似乎沈默了。

在塹壕裏悠然地唱歌安慰這不曉得明天的今天的生命。想寫信回故鄉也沒有寫

。十四時起又開向前駐地丹石橋，和第七中隊換班。

廿七日

丹石橋守備。昨晚沒有什麼激烈的槍聲。放哨時，受着蚊軍的攻擊真有不支之勢。這兒吃不消的白天是蒼蠅，晚上是蚊子。

前方千五百米突之處似築有相當堅固的障地。現在就得去偵察。

阿彌陀佛！

敬求神明，讓「皇軍」的威稜永遠光耀於世界吧。偵察至前方約三百米達之處，看見了敵影。高粱酒香味濃郁。瓶如山積。

到前線來自一次用步槍射擊。不知可會被我打死一人？

四國敵屍累累，臭氣難聞。

二十八日

午後六時起進出前方三百米遠之地。專掘戰壕。敵人也相當頑強地抵抗着。

二十九日

掘掩護壕。第三聯隊方面不斷地戰鬥着。

中隊又有弟兄一名胸部負傷。

以突角狀態前進的我們中隊可以說是軍第一練了吧。

三十日

今日連迫擊砲的射擊也不會受到。祇有時乘來步槍子彈而已。

正掘壕時險些中彈而死，祇差五英寸。

十月一日

西岸院光譽淨心居士。

淨忻院西譽妙善大師。

南無阿彌陀佛！

本日爲進攻前方二百米突的五箇村邊之敵，編成白禪隊（卽決死隊）
午後六時三十分出發。前方敵陣似相當堅固。從今晚起得繼續攻擊三天啊，賭
着性命。

二日

昨夜七時起開始行動。不發一砲佔領××宅。接着掘壕至十一時。相當奮勇。
從早晨起受着敵猛烈的射擊離頭上不過一尺。
中晚吸乾麵包。此後不知何日纔巴得着飯吃？

三日

掘壕之一夜安然過去。

二小隊一名戰死，一名負傷。三小隊無一名負傷者。又在槍林彈雨中前進百米

。身邊一二米達之處受着迫擊砲彈的洗禮。喊着菩薩。現在祇好求菩薩了。

四 日

昨夜來，以一二小隊掘通敵陣的壕溝。三小隊留守又受着迫擊砲的襲擊。

從二日起至今日死者四名，對於死屍施殘忍之加害，殊使人憎惡。

明五支隊（全員）奉令總攻，當捨一命爲全軍盡其最善。

今晨九時後由後方部隊送使白飯我們好像復活了似的。

敵迫擊砲依然在友軍××中隊的頭上吼着。

五 日

從早晨起，在戰壕中是比輕靜寂的一日。定今日薄暮實行鋒衝。以決死隊十五名先行從傍邊衝入敵的自動火器。鋒衝當於飛機與砲兵集中射擊之後行之，

一、到處都是爛泥地啊！

三天兩晚沒有吃飯，
鋼盔上溼漉不斷的雨聲。

二、已經是沒有香烟了，
唯一的火柴也濕透了。

飢餓與夜寒，交迫着的我們啊！

三、嘶鳴聲也聽不見了，

永別了戰馬，
把鬃毛做個紀念吧。

四、在馬蹄下亂開的秋草之花，

含着秋雨的濕潤，

又是蟲聲低訴的黃昏！

五、通信簡略，達到吧，

充盈着淒然抬起的眼中的。

是一行行的熱淚。

六、啊，在遙遠的東方天空，

雨雲前面發着轟轟的聲音的

是我友軍（日軍）的飛機。

日記寫到這裏止。

十月十八日之戰，作者與多數日軍共遭我軍殲滅，化爲江南戰場之露。這日記便是從他的遺骸上搜出來的。因爲封面破碎，日記也祇剩了散葉，有些字跡非常模糊。特別是後面的詩，經友人數輩之力纔能辦出。其人甚有詩才，惜不知其名字耳。漢再跋。

敵軍怕死的心理及其傷亡

無論日本軍閥怎樣吹牛，說日本的陸軍如何強盛；事實勝於雄辯，我們這一次抗戰已經把日本帝國主義這個紙老虎戳穿了。日本的軍隊是徵召來的，他們平日過慣和平安定的生活；一旦到了戰場，幾乎沒有一個不發抖的。怕死的心理，在字裏行間，處處都可以看到。

坂本稔致信子的信中，有謂：『上陸之初，深感槍聲可怖。』又謂：『有時在彈如雨霧之下前進，好像離開了人生一步。……』

又在一個敵人的日記中，有下面的記載：

『二十一日 從今日起休養。僅僅三日間的戰鬥，很快的戰鬥力已完全喪失了。』

二十四日 今天整天受着迫擊砲的洗禮，不斷地可怕地打着；自己的砲兵完全不振，恐怕是限於不便吧。

三十日 正在掘壕的時候，幾乎中彈而死，僅差五寸。」

在近藤良雄的日記中：

『二十五日晨開始激烈之戰鬪，我第六中隊不能前進，遂後退二百米突。在該地掘戰壕，至廿六夜止。

二十六日與聯隊本部取得聯絡。

二十六夜第七中隊後退。二十七日休息。二十八日第十一中隊又退下來了。』

坂本稔的信中更謂：

『關於戰事，在報紙及電影上，想已看見。我皇軍之苦戰，殊難罄述。』

……」

敵人傷亡的重大，差不多是世界周知的。敵人文件中，更無頁無之。

小隊長山口少尉的日記，對於十月二日的敗跡，有如下的記載：

「十月二日 今日戰死者，計中隊長千田大尉等八人，准尉西原次雄等十七人。本日失敗原因如下：

(一)把敵人看得太容易，偵察敵情和地形——尤其是偵察地形不充分。攻擊之後，始知鉄網之正面。

(二)機關槍隊缺乏看見壓制敵人效果之槍眼。計損失：擲彈筒五十個，步槍一百枝。」

按中隊長千田大尉死後，山口少尉即升任中隊長。然四日後山口少尉又繼千田大尉而陣亡了。

又一敵人的日記中：

「十日午前十一時半登陸，聽見八百個日本人中之一個二十歲的球摩郡青年的談話，爲之驚倒！據云：善通寺師團登陸時，二個大隊八百人中，只剩下七個人了。聞之心悸！」

另一敵人的日記中：

「十月五日於月浦天幕露營。敵人我軍及軍馬之死體，到處皆是。誠爲悲慘！聞八月在吳淞登陸時，名古屋聯隊大部份全滅，而岐阜聯隊，亦遭同一命運。敵人陣地如此良好，令人驚駭！」

二十一日午後八時許忽聞我五十八聯隊全滅之報，悲痛之至！」

近藤的日記中有：

「二十九日有激烈之戰鬥。青山部隊長受傷。十日來繼續戰鬥，據田中隊

長稱：第一小隊長及美馬小隊長，池田加茂二等兵戰死，其他尚有數名犧牲。中隊本有一百五十名，現在僅存八十名而已。」

又一個失名的敵人日記中：

「九月十九日正午在羅店鎮西北方，我重藤步隊之竹內少佐及服部大尉以下傷亡二十一名。」

後藤熊太郎的日記中有：

「念一日 午前七時，我機及山砲隊爆擊後，由稻田中前進。午后二時許進至敵前五十米突。戰死者二十七名，負傷者二十四名。我分隊之河野上等兵，及担架隊長，木村上等兵，第一及第二小隊長，俱名譽戰死。念七日 在使人驚駭的深而堅固的敵壕中過了一夜。午後五時許敵人的迫擊砲不幸落于我壕中，橫田軍曹死亡，五人負傷。」

此外零星傷亡的記載，實在是錄不勝錄呢。

還有後藤熊太郎的日記中有一段敵機轟炸他們自己步兵的情形：

『二十五日 佔領敵人錢家宅的掩壕，我機三架，在陣地上空迴旋，竟行爆擊。四十四聯隊死傷二十餘人。』

復此，敵人的少爺兵到戰地上來，風殮露宿，寒燄交侵；加以飲水缺乏食事無常，幾乎每個小隊都有『瘡疾』，『虎列拉』等病發生。因而致死的更不知有多少。

有一個敵人的日記中謂：『第九師團因患『虎列拉』病者，約有二百名。』
近藤良雄的日記：

『二十日 午後四時，我忽病作，不能參加戰鬥。同隊患病者八人。所患俱係『瘡疾』，得中隊長許可，回後方休養。』

九月二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九日止，尙未痊愈。这是我的命運。
十月一日 病尙無告愈之望。」

思鄉與迷信

敵人的隊伍都是徵召來的，他們都是農村裏頭過慣和平生活的農民，或是工廠的工人，商店的小老板，大商店的職員，以及自由職業者，學生，教員……他們都有父母妻子，離鄉別井，感人生的痛苦，何況到戰場上來受苦，一種鄉愁，自然活現紙上。敏子信斧田的信，報上已經發表過，是盡人皆知的了。像這樣的材料，我們也有不少。後藤熊太郎的日記可以代表一般士兵的心理。

『據說，雖不確實，上海方面有休戰的消息。又聞近日有總攻擊的計劃，倒像燈台之下一樣黑暗。不看新聞，不能知道一般的狀況，究竟戰爭進展如何，在戰地是不知道的；所能知道的，只是一部份的戰況。等到凱

旋的日子到來，可以回懷念的故鄉去。希望早日回去，是士兵一同的願望。」

又東京府下佐藤商店的小老板佐藤長藏有一封遺書給他的家屬。

「母親大人，姐姐，哥哥，尙子，淑子，均鑒：

此刻（十一月七日）我即將步上第一線矣。謹握管寫此最後一信。早與親者作死別之我，想爲行將出世之兒，取個名字，此刻已得到許可。

在日本國民兵役之下，與愛妻分別，遠離故鄉來此，已經四日矣。

在此能多生存一日，卽爲我之多賺。

戰死之後，若係男孩，則請命名「征太郎」，女孩則名「征子」。

日本明治維新，雖然造成了資本主義的發達，然而却未將封建的剝削關係澈底打破；所以，在本質上說，明治維新，僅是在封建機構上，加上資本主義的點綴罷了。因此，建築在封建社會基礎上的迷信思想，就是在今日還是彌漫

了日本全國的人心。上自大學教授，學生等所謂智識份子，都每人各帶一符，偶至神社寺廟，也定必鞠躬如也。至于一般勞苦大眾，自更不用說了。

這次我們俘虜了許多靈符及千女縫。至於文件上也有不少迷信的說話；尤其是往來信件中，幾乎封封都是託神庇佑之語。一個敵人九月一日致母信中，有謂：『兒雖曾目睹種種危險，幸託賴守護神之庇祐，想不到得以無恙。』等語，如此可見一斑。

又另一敵人日記中，念着『南無阿彌陀佛，』尤覺可笑。茲錄如下：

「二十七日 前方約千五百米突之處，好像有相當堅固之敵陣。現在我要去偵察，向神禱告，請神明保佑，白山國的神威，永遠照耀世界呵！

十月二日 西岸院光譽淨心居士！淨忻院西譽妙善大師！南無阿彌陀

佛！

三日又進出于槍砲彈雨中。受了迫擊砲的洗禮，落在身邊一二米突的地
方，我呼着「神！」此刻只有求神保護。」

敵人的殘酷行爲

敵人對於我軍的殘酷，大概都知道了的，如：「廿五日佔領敵人錢家宅之掩蓋壕，用刺刀把壕裏不及逃走的敵兵刺死了。」這是個例子，自然敵人更殘酷的手段，還多得很多。不但如此，敵人對我非武裝民衆婦女，甚至三歲的小孩，也予以殘殺，日本的軍閥真是瘋狂的野獸呵！

一個失名的敵人致母信：

「久未稟告，請爲寬宥，以通訊不便，且因戰爭關係，致無暇作書奉候也。由戰艦五十鈴轉呈一稟，未知已經察收否？此後利用拂曉登陸，逐步於火事場中矣。在敵前第一步，砲火之聲有如煎豆；未幾看見最初的犧牲者，殊有奇異和討厭之感！二日三日軍旗護衛隊小隊滅亡矣！（中略）」

至於現在戰況，即將兒所感的寫出，諒母親亦未能了解也。上海天氣，常有驟雨。我等陸續到羅店鎮某人家屋裏，並以一小队看守，在廣闊之高梁旱田中，敵人陸續可見。

又，將敵兵走後贖下之土民，從人家屋裏拉出來槍殺時，使我等想到自己身上。委實有可憐之感！假有敵人走到日本，就會使我想起剛才的事情。然而，此不足為慮，蓋日本軍始終較敵人強盛也。

母親；兒無論到何處均甚壯健，稍有餘暇，當續作書奉告母親大人：

九月一日敬具。』

後藤熊太郎的口記中，有謂：

「四日大隊本部的後退一里，為援助後援部隊登陸起見，掘戰壕，築障地，在民家捉鷄來吃。道傍看見土民屍首分離之死體纍纍，戰場之悲慘，

令人目不忍睹。」

又一敵人的日記中，有這麼一段：

十六日 在三日安達部隊佔領之陶家宅村落內（羅店南約三公里地方）有婦女死體約二百五十名。一日午前十時，在羅店西方之楊家村，捕獲二名狀似女學生之密探。」

又另一本日記上，記載着：

「有一個支那三歲的小孩子，被工兵隊用手槍打死了。」

呵！吃人的日本軍閥呵！三歲的小孩，你們也要槍殺，你們真比野獸還要野蠻呵！

對我軍的評價

自從去年西安事變之後，日人對我們中國的觀念，已大有改變。因為中國在領袖指導之下，已經完全統一了。加以，此次我們將士英勇的抗戰，使他們的認識更深一層。在敵人的文件中，對我們景仰的辭句，也不少流露出來。敵人的信中有：『今日的支那，不是昔日之「清國老」矣』之語。坂本致信子信中，有謂：『現在我的所居之地，有如我國戰國時代，急速向文明前進。』又有致境武一信謂：

『(前略)支那的地形，大體俱為平野，報上所載之「克力克」，係防止我軍前進的東西。所謂「克力克」者係一水灣，如內地之城壕然……：

上陸之初，深感槍聲可怖，然二三戰後，心漸安定，即在砲彈雨

霰之下，亦泰然來往，惟支那兵射擊非常準確，亦不能隨便步行耳：

川添義穗的日記中：

「十月十四日 晴 於李家村。」

據小隊長說：當面之敵，甚為頑強。

十九日 晚飯後，敵軍砲彈，極為猛烈，真是厲害！

某敵人的日記：

「廿一日攻擊馮宅，第三中隊幾乎全滅！想來，雖說是支那，却不是盡于

，也有着戰鬥力！」

後藤的日記中也有：

「廿二日 昨夜戰鬥，我軍多數傷亡，將死體掩埋土中，至一民家集合

支那

李家村
非常厲害

春風

，夜間，被襲兩回，支那軍吹着喇叭，有想不到的勇敢。」

又廣福陣地某敵人的日記中，有如下的記述：

「十八日至某地，夜間敵人迫擊砲射擊，極爲猛烈，不能前進。」

十月二十日 離開戰壕，散開於棉花地，第六分隊平岩要次君打穿腹部。突然由左側受到側射，小隊及分隊左翼之兵，甚爲危險。第三分隊三井榮長郎頭部中彈，卽死，第一分隊之順藤卽死，第二小隊之犧牲者三人。入夜砲聲益爲猛烈，好像敵人也有相當的大砲似的。」

敵人後援的情形

日人在接到軍部召集歸營的信片時，街坊人士或隣居，照例送些光怪陸離的旗幟，上面寫着：『歡送某某出征』等字樣，插在他家門口，而被召集的人，在四周空氣緊壓之下，只好強作歡容，受人招待，或招待別人，其實他自己及家人都私自暗哭。在出發之際，又有町村會，青年團，在鄉軍人會，大日本國防婦女會，小學生……等團體，及親友，奉命到車站送行，高呼萬歲，要把入營的士兵，弄到發狂爲止。同時，在車站以及街頭巷口，站着三三五五個女子，要過路的人縫一縫千女縫，又或拿一塊布，要過路的人，每個人寫個「力」字，亦以千人爲度，據說，這些東西，圍在士兵身上，可避槍彈，愚妄固屬可笑，而牠的作用却在鼓動一般民衆的好戰狂。及後到了戰場，各小學校教員，

又叫學生寫信激厲士兵，村町會及親友照例發出勗勉的傳單和信件，我們也俘獲不少這樣的東西。總之，他們對於士兵，上下其手，極盡麻醉鼓動的能事，然而事實上，這些嗎啡針却未見收效，敵人的怕死，還是依然如故。

